酉陽雜俎

附續集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酉陽雜俎

附續集

(一)

段成式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及津逮祕書龍威祕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龍威僅三卷非全本稗海津逮學津皆三十卷本稗海漫漶譌敓津逮本無宋人三篇後序學津有故據學津本排印並附津逮本所載段成式原序及續集毛晉跋於後又龍威祕書收有諾皐記一書已見此書十四十五兩卷故不重出

四庫全書提要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臨淄人。宰相文昌之子。官至太常卿。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首有自序云。凡三十篇。爲二十卷。今自忠志至肉攫部。凡二十九篇。尚闕其一。考語資篇後有云。客徵鼠蝕事。余戲撫作破蝕錄。今無所謂破蝕錄者。蓋脫其一篇。獨存其篇首引語。綴前篇之末耳。至其續集六篇十卷。合前集爲三十卷。諸史志及諸家書目竝同。而胡應麟筆叢云。酉陽雜俎世有二本。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太平廣記中鈔出續記。不及十卷。而前集漏帙者甚多。悉鈔入續記中。爲十卷。俟好事者刻之。又似乎其書已佚。應麟復爲鈔合者。然不知應麟何以得其篇目。豈以意爲之耶。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祕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來。推爲小說之翹楚。莫或廢也。其曰酉陽雜俎者。蓋取梁元帝賦訪酉陽之逸典語。二酉藏書之義也。其子目有曰諾皐記者。吳曾能改齋漫錄。以爲諾皐。太陰神名。語本抱朴子。未知確否。至其貝編、玉格、天咫、壺史諸名。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蓋莫得而深考矣。

酉陽雜俎後序

右酉陽雜俎二十卷。唐段成式少卿所撰也。余舊不識此書。惟見諸家詩詞多引據其說。及假來此。以其書之所名者訪焉。則無有也。郡博士管君容成偶得之。以示余。其書類多仙佛詭怪。幽經祕錄之所出。至於推析物理。器奇、藝絕、廣動植等篇。則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者。其載唐事。修史者或取之。按唐史。成式世居青徐。齊褒公志元四世孫。宰相文昌子也。文昌少客荆州。酉陽、荆之屬。成式豈嘗寓遊于此耶。余聞方輿記云。昔秦人隱學於小酉山石穴中。有所藏書千卷。梁湘東王尤好聚書。故其賦曰。訪酉陽之逸典。或者成式以所著書有異乎世俗。故取諸逸典之義以名之也。然自唐以前。雜家小說。今既不得。而瑣碎之觀。未有近于此者。詎可棄之而不存乎。且其書以酉陽名。而客之過此者。未嘗不以是書爲問也。因刻之於此。以備客對。嘉定七禩甲戌十月既望。永康周登書。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十卷。唐書藝文志載之於丙部子錄小說家。今陳君所刊。止前集二十卷。又缺其序。余以家藏續集十卷。幷前集之序畀之。遂爲全書。謹按成式出于將相之胄。襲乎珪組之榮。而史氏稱其博學強記。且多奇篇祕籍。今考其論撰。蓋有書生終身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爲博矣。然是書也。世所罕睹。是以周使君訪之而無有。管博士得之而未全。余家聚書萬有餘卷。奥編隱帙居多。而此書偶在所錄。陳君知而求之甚力。姑序所以俾廣其傳。嘉定癸未六月既望。武陽鄧復應甫題。

昔太史公好奇。周遊天下。取友四海。歸而爲書。然則是書也。其亦段氏寓其好奇之意歟。余嘗過閩中。號多士之國。見其類書甚多。有所謂通志、天文、七音、六書、昆蟲、草木等略。比事、集句、史韻、姓氏會元等書。浩乎博哉。猶有恨不得見酉陽之雜俎也。己酉夏。被閩檄攝事於斯。始得其書觀之。嗚呼。何其記之奇且繁也。惜其字畫漫漶。考諸舊籍。乃再刊而新之。廣文彭君奎實董其事。噫。後豈無太史公者。嘉其所好而備采錄哉。淳祐十載。

酉陽雜俎目錄

卷之一　忠志　禮異　天咫

卷之二　玉格　壺史

卷之三　貝編

卷之四　境異　喜兆　禍兆

卷之五　詭習　怪術　物革

卷之六　藝絕　器奇

卷之七　樂

酒食　醫
卷之八
黥　雷
卷之九
事感　盜俠
卷之十
物異
卷之十一
廣知
卷之十二
語資
卷之十三
冥跡　尸穸
卷之十四
諾皐記上

卷之十五
諾皐記下
卷之十六
廣動植之一　羽篇　毛篇
卷之十七
廣動植之二　鱗介篇　蟲篇
卷之十八
廣動植之三　木篇
卷之十九
廣動植之四　草篇
卷之二十
肉攫部

酉陽雜俎卷一

唐　臨淄段成式

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長常箭一房。射洞門闔。上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馬前。數投。

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骨利幹國獻馬百疋。十疋。尤駿。上爲製名、決波騰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躓。上尤惜之。隋內庫有交臂玉猿。二臂相貫如連環。將表其轡。上後嘗騎與侍臣遊。惡其飾。以鞭擊碎之。一曰。文皇御製十駿名。

貞觀中。忽有白鵲構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鵲放於野外。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書滿紙。角邊畫處。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靨如黑子。引之長尺餘。

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則天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中宗景龍中。召學士賜獵。作吐陪行。前方後圓也。有二大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懸死鼠

於鳶足。聯其目。放而釣焉。二雕果擊於鳶盤。狡兔起前。上舉揭擊斃之。帝稱那庚。從臣皆呼萬歲。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蠆毒。

寒食日。賜侍臣帖綵毬繡草宣臺。

立春日。賜侍臣綵花樹。

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蠟脂。盛以碧鏤牙筒。

上嘗夢白一作烏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回僧曰。大家卽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睿宗嘗閱內庫。見一鞭。金色。長四尺。數節。有蟲齧處。狀如盤龍。靶上懸牙牌題象耳皮。或言隋宮庫舊物也。上爲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跡成天字。上懼。遽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卽位。雕玉鑄黃金爲蝸形。分置於釋道像前。

元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蟲娘。上呼爲師娘。爲太上皇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蟲娘爲鴉女。汝後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武。遂令蘇澄尙之。封壽安焉。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與親王碁。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賀懷智歸。覺滿身

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安祿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桑落酒　闊尾羊窟利　馬酪　音聲人兩部　野猪鮓　鯽魚幷鱠手刀子　清酒　大錦　蘇造眞符寶鞶　餘甘煎　遼澤野雞　五朮湯　金石凌湯一劑　及藥童昔賢子就宅煎　蒸梨　金平脫犀頭匙箸　金銀平脫隔餛飩盤　金花獅子瓶　平脫著足疊子　熟線綾接靿　金大腦盤　銀平脫破觚　八角花鳥屏風　銀鏁鏤鐵鎖　帖白一曰花・檀香牀　綠白平細背席　繡鵝毛氈　兼令瑤令光就宅張設　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　雞袍　龍鬚夾帖　八斗金渡銀酒瓮　銀瓶　平脫掏魁織錦筐　銀筯籠　銀平脫食臺盤　油畫食藏　又貴妃賜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　金平脫鐵面椀。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乃詔上監國。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生歷數之符。合膺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尼眞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鎮之。其數

十二。楚州刺史崔佐表獻焉。一曰元黃。形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疫。二曰玉雞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璧。白玉也。如粟粒。無雕鐫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服。五曰闕名。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韎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枚。逾常珠。有逾徑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嗢入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鉤。細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形無孔。諸寶寘之日中。皆白氣連天。

禮異

西漢帝見丞相。謁者贊曰。皇帝爲丞相起。御史大夫見皇帝稱謹謝。

漢木主。纏以桔木皮。置牖中。張綿絮以障外不出。時元堂之上。以籠爲俑人。無頭。坐起如生時。

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土邦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珩。戰鬬用璩。城園用環。災亂用佩。大旱用龍。龍節也。大喪用琮。

北齊迎南使。太學博士監舍迎使。傳詔二人騎馬荷信在前。羊車二人捉刀在傳詔後。監舍一人。典客令一人。竝進賢冠。生朱衣騎馬。置織十餘。絳衫一人引從使車前。又絳衫騎馬。平巾幘六人。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者百餘人。儀仗百餘人。剪綵如衣帶。白羽間爲稍。髽髮絳袍帽。凡五色。袍隨髽色。以木爲稍、刃、戟、畫絳爲蝦蟆幡。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朱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書皷。次曰大陽門。左有高樓。懸一大鐘。門右有朝堂。門闕左右亦有二大書皷。北使入門。擊鐘磬。至馬道北懸鐘內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磬。道東北面立。其鐘懸外東西廂皆有陛臣。馬道南近道東日茹崑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主從東堂中出。云齋在外宿。故不由上閤來。擊鐘皷、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南面幄內坐。幄是綠油天皂裙。甚高。用繩係著四柱。憑黑漆曲几。坐定。梁諸臣從西門入。著具服博山遠遊冠。纓末以翠羽眞珠爲飾。雙雙佩帶劍黑烏。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人並行。次一人擎牙箱班劍箱。別二十人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北面有重席爲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獻玉。梁主不爲興。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人林光殿。未幾。引臺使入。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羣官俱坐定。遣書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中庭設鐘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卽飲。又圖象舊事。令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絕也。

梁主常遣傳詔童賜羣臣歲旦酒、辟惡散、却鬼丸三種。

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壻拜閤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壻爲戲樂。至有大委頓

名。登・說文云・卽增字・

律有甲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爲獄。舉置櫃中復之。甲囚氣絶。論當鬼薪。

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枲三斤以塞牕。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聲騎而環車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將上車。以磁膝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當躡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豬機及竈。娶婦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婚禮納采有合驩、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草、雙石、綿絮、長命縷、乾漆九事。皆有詞。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草爲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韈及鞾。正月進箕帚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綵爲幡。刻龍像銜之。或爲蝦蟆。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爲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辭。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言稱足下。

天咫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

也。此語差近。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一曰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甕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置甕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元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元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怪。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鐲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

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跧足。竟逸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長慶中。有人翫八月十五夜月。光屬于林中。如疋布。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工部員外郎周卦嘗說此事。忘人姓名。

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嘗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邃。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樸物。方眠熟。卽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言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酉陽雜俎卷二

玉格

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　三界外曰四人境。謂常融、玉隆、梵度、覆奕四天也。　四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餘、清微也。　三清上曰大羅。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爲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孛。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爲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　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崑崙爲天地之齊。　又九地四十六土八洒仙宮言冥謫陰者之所。　有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　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宮、是爲六天鬼神之宮。　六天一曰紂絕陰天宮。二曰泰煞諒事宮。三曰明辰酎犯宮。四曰怙照罪氣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敢司連苑（一作宛）宮。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空洞之小天。三陰所治也。　又酎犯宮主生紂絕天主死。　禍福續命。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卽七辰北斗之考官也。項梁城酆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諒事構重阿。炎如霄漢煙。勃口景耀華。武陽帶神鋒。怙照吞清河。開闔臨丹井。雲門鬱嵯峨。七非通奇靈。連苑亦敷魔。六天橫北道。此是鬼神家。凡有二萬言。此唯天宮名耳。夜中微讀之辟鬼魅。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稻大。味如菱。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

時。

夏啓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邵公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又有爲善爽鬼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易世練化。改世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命終當道還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左女右。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處地仙之道矣。

炎帝甲爲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眞科。九幽章。皆律也。連苑、曲泉、泰煞、九幽、雲夜、九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等號。溟涬獄。北嶽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爲五獄鬼。六千惡爲二十八獄獄囚。萬惡乃墮薛荔也。

罪簿有黑綠白簿。赤丹編簡。刑有搪蒙山石。副太山。搪夜山石。　寒河源及西津水眞。　東海風刀。　電（一曰雷）。風。　積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一曰域）。一日地。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爲浮屠。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

孔子爲元宮仙。佛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官主所爲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

釋老志亦曰佛於西域得道。陶勝力言。小方諸國多奉佛。不死。服五笙精。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也。藏經。菩薩戒也。

方諸山在乙地。

太極眞仙中。莊周爲闔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

白誌見腹。名在璚簡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菌。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元山。腹有元邱。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元邱之相矣。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戶。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元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藥

鍾山白膠　閬風石腦　黑河蔡瑚

太微紫麻　太極井泉　夜津日草

青津碧荻　圓邱紫柰　白水靈蛤
八天赤薤　高邱餘糧　滄浪青錢
三十六芝　龍胎醴　九鼎魚
火棗交梨　鳳林鳴酷　中央紫蜜
崩岳電柳　元郭綺葱　夜牛伏骨
神吾黃藻　炎山夜日　元霜絳雪
環剛樹子　赤樹白子　個水玉精
白琅霜　紫醬一曰漿　月醴
虹丹　鴻丹

藥草異號

丹山魂　雄黃　青要女　空青　靈華汎腴　薰陸香　北帝元珠　消石　東華童子　青木香
五精金　陽起石　流丹白膏　胡粉　亭炭獨生　雞舌香　倒行神骨　戎鹽　白虎脫齒
金牙石　靈黃　石硫黃　陸虎遺生　龍骨　章陽羽元　白附子　綠伏石　母慈石　絳晨伏
胎　茯苓白靈七　伏龍李　蘇牙樹　蔬雍白華一名守宅一名家芝凡二十四名

圖籍有符圖七千章

雌一玉檢　四規明鏡　五杜中經
飛龜帙　飛黃子經　鹿盧蹻經
含景圖　臥引圖　園芝圖
木芝圖　大隗新芝圖　牽牛經
玉案記　玉珍記　臘成記
丹臺經一曰記　日月廚食經　金樓經
三十六水經　中黃丈人經　協龍子鹿臺經
玉胎經　官氏經　鳳綱經
六陰玉女經　白虎七變經　九仙經
十上化經　滕中有首攝提經
三綱六紀經　白子變化經　隱首經
入軍經　泉樞經　赤甲經
金剛八疊錄一曰經

老君母曰元妙玉女。天降元黃。氣如彈丸。入口而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刀。葢天西那王國鬱寥山丹元之阿。又曰。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掖而生。生而白首。又曰。青帝劫

末。元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又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三色氣繞身。五行獸衞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陳國苦縣賴鄉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天上皇、洞眞第一君、大千法王、九靈老子、太上眞人、天老元中法師、上淸太極眞人、上景君等號。形長九尺。或曰二丈九尺。耳三門。又耳附連環。又耳無輪郭。眉如北斗。色綠。中有紫毛。長五寸。目方瞳。綠筋貫之。有紫光。鼻雙柱。口方。齒數六八。頤若方邱、頰如橫瓏。龍顏金容。額三理。腹三誌。頂三約把。十蹈五身。綠毛白血。頂有紫氣。

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靑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衞肉。胎靈錄氣。所謂太陰練形也。趙成子後五六年。肉朽骨在。液血於內。紫色發外。又曰。若人暫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血沈脈散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內閉。或三年至三十年。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飮瓊精而扣棺。仇季子咽金液而蟲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黑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柏成納氣而胃腸三腐。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淸左御史。第五芝

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眞御史。

眞人用寶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非。青烏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太極。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眞人位。有傅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穿。得神丹。

范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東北角有石匱。季主戒勿開。零子思歸。發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

衞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苻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爲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尙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巖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遽執袂詰

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衞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巒。故輒留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饑。

荊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中。有飛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見之。

貝邱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爲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爲墟墓矣。

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斷之。寘諸壇上。一夕悉化爲玉女惑其徒。至曉。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湟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汇。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勅劍。登其首斬之。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

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惜。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元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中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荊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咮。翹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一曰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干葫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胡蘆生初無難色。開櫜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爲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眞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

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襆物。大如羹椀。戒無竊開。復弭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爲誡也。裴還洛中。路閱其所持。將發之。襆四角各有赤虵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即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人甚衆。久立視之。又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聟賈奕與己爭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黑石。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辯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幞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橡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萓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亙天。候燄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菓樹。仙子爲伍。迭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甍交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樂中如琴者長四尺。九

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一如酒槽。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頃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公過。日下具之。如無。即書無事。趙自窺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挍善惡。增損其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敍事甚詳悉。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腳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願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顆。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壺史

武攸緒。天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茯苓。貴人

王公所遺鹿裘藤器。上積塵蘿。棄而不用。晚年肌肉始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降。上遺璽書詔。令勉受國命。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及還山。勑學士賦詩送之。

元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爲戲。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元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碣中。乃易碣觀之。碣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爲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爲我謝陛下。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算。作穎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荆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牆有人斲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斲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竇。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前。（一曰側。）崔問之。皆云邢眞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騎五六。悉朱幘朱衣。辟曰眞人至。見邢輿中白帽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爲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爲予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譁欬。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闊三

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睫疎長。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俠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太山老師君頗記無。崔垂泣言。某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飧。休於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爲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爲托。其夕病鱠而終。

王皎一曰皦。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靈坐。指星月日時將亂矣。爲鄰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爲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鑱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屨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臥常虛枕。晚年往往言將來事。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羣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樓殿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爲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褐入

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牀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爲設道場。齋散。忽起就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成式見蜀郡郭采眞尊師說也。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墜人。僱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僱者久而不去。但具湯火來。秀才且意其怠於祗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有道者。良久。取麤沙數坏挼搦。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於盤上噀之。悉成牛肉。復汲數甁水。頃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方慙謝僱者曰。某本驕稚。不識道者。今返請爲僕。僱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誡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力於它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僱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

寶歷中。荆州有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洑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

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奢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信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籠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戶。張重賚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詳。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理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棺就斂。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盧。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愼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鍬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瓦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亦搬運紲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倡訝之。盧

曰。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詰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士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卽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二三丸。言有急事卽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齒灌之。微有煖氣。顏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沈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與以相隨。說者於四明見之矣。

酉陽雜俎卷三

貝編

釋門三界二十八天。四洲。至華嚴藏世界。八寒八熱地獄等法。自三身、五位、四果、七支、至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入釋者率能言之。今不復具錄。其事尤異者。

鬘持天。十住處。十六分中輪王樂。不及其二。

四種樂。一無怨。二隨念。及天女不念餘天等身。香百由旬。迦留波陁天。此由象跡有十地也。

目不瞚。衆蜂出妙音。六天香風皆入此天。四天王十地彩地。質多羅地八林。箜篌天十地金流河。無影山。有影遊。一曰隨。烏隨。一曰衆。其行處池同其色。衆烏說偈白身天。身色如拘勿頭花。無足柔耎。隨足上下。樂遊戲天。乘鵝殿。寶樹枝葉如殿。三十三天。九十九那由天女。憶念樹物。隨意而出。十花池。千柱殿。六時林。一日具六時。

千輻輪殿。天妃舍支女。一曰所坐也。衣無經緯。將死者塵着身。馬殿千鵝駕。金剛綖帶。行林隨天所至。衆烏金臆。大象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羣有河。如閻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爲霧。脇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樂林。象名伊羅婆那。光明林。四維有意樹。帝釋將與脩羅戰。入此林四樹間。自見勝敗之相。甲冑林。甲冑從樹而生。不可破壞。蓮出靡偷美飲也。修一千二百

善業者。生此天。上妙之觸如觸迦旃隣提鳥。此鳥輪王出世方見。　開合林。開目常見光明。　夜摩天住虛空。閻婆風所持也。　積崖山。高三百由旬。有七鍚七箱。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無衣。二見物生希有心。三弱顏。四疑。五怖。

又五木。一近蓮池花不開。一無不字。二近林蜂一曰絳。離樹。三聽天女歌而出猒離。四近樹花萎。五殿不行空。

又見身光衣觸如金剛。及照毗琉璃鏡。不見其道。

天女九退相。一皮緩。二頭花散落。三赤花在道變爲黃。四風吹無縷衣。如人依觸。五飛行意倦。六觸水而濁。七取樹花高不可及。八見天子無媚。九髮散麤澀。又脣動不止。瓔珞花鬘皆重。　十二種離垢布施。生此天。羣鳥青影覆萬由旬。　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四天王天有十二失壞。常與脩羅戰鬬等。　三十三天八種失壞。有劣天不爲帝釋所識等。食夜摩天六失壞。食劣生慚等。　兜率陁天四失壞。不樂鵝王說法聲等。　化樂天四失壞。天業將盡。其足無影等。　他化自在天四失壞。寶翅蜂捨去等。

色界天下石。經十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

閻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一曰五。十五脉十三。身蟲有毛燈膜血。　禪都摩蟲。流行血中。　善色蟲。處糞中令人安樂。　起根蟲。飽則喜。　歡喜口蟲。能見衆夢。又有痺瘐瘡等。　賒婆羅人穿脣。　驢面目有諸人二足師子有翼。女人狗面有林名吱多迦羅刹所住晌日間行百千由旬。洲有赤地黑玉銅康白等。　鬱單越雞多迦等天河七十。　自在無畏四天王否如鴨音林。　麒麟陁樹。　迦吱多那等。

二十五鹿名。有山多牛頭旃檀。天人與阿脩羅鬪傷者。於此塗香。提羅迦樹花。見日光卽開。拘尼陁樹花。見月光卽開。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尸利沙樹。足蹈卽長。又白龍活鵝旋鼻境界等花。瞿陁尼女人主乳。有十億聚落。一萬二城大國。多伽多支五大河月力等弗婆提。三大林峪髻等。三王一作·大城大者三億五十萬三千五百五十六聚落。南洲耳髮莊嚴。北洲眼莊嚴。西洲頂腹莊嚴。東洲肩脥莊嚴。生贍部者。見白氈。生鬱林越。見赤氈。母如鵝。生瞿陁夷。生黃屋。見母如牛。生弗婆提。見青氈。見母如馬。阿脩羅以鬼攝魔。及鬼有神通者。二畜攝在海地下八萬四千由旬。酒樹。又有樹羣蜂流蜜。其色如金。婆羅婆樹。其實如瓮。四婇女如影等。各有十二億那由他侍女。壽五千歲。地名月鬢。不見頂山十三處。鹿迷蜂旋。赤目魚正走泳。行住空。主山窟。愛池魚口等黃鬚林。

鎗毗羅城。戰時手足斷而更生。半身及道卽死鬼怪。閻浮提下五百由旬。有三十六種魔羅令鬚鬼此言鬼子魔遮叱迦鳥，唯得食魚。捨鵝鬼受此身

畜生有三十四一曰六·億種。龍住閻浮提者五十七億。龍於瞿陁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水則天。單越人惡冷風。龍不發冷。弗婆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電光。東洲惡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唄音。閻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護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絕如連輪。阿脩羅中雨兵仗。閻浮提中雨清淨水。地獄一百三十六。三角生死善無記也。團生死諸天也。

青出死地獄。黃出死餓鬼。赤業出一曰畜生活地獄十六別處。下天五千年。此獄一晝夜。金剛蟲瓮熱黃藍花心彌泥魚。排筒。

黑繩地獄。旃荼一曰荼劇。畏鷲處合地獄上中下笮銅汁河中身。洋如蘇鷲腹火入。割剉處堅鞠一曰斬炎口夜叉一曰干朱誅蟲。鐵蟻。淚火處以佉陀羅灰致眼中鑊池龍。

號叫地獄。髮流火處。火末蟲處四百四痛火厚二百肘。大號叫地獄。闊廣三居賒口生碓蟲火鬢一曰鬚處金舒迦色。肉泥色也。赤樹魚腹苦。

燋熱地獄。十二炎處。火生十方及饑渴火也。針風生龍口中彌泥魚。鑊量五十由旬。沸沫高半由旬。吹下三十六億由旬鬢塊烏處地盆蟲置之。皷牛皷出惡聲。千頭龍。阿鼻十六別劇。衣裳健破流而速垢。將生阿鼻之相。死時見身如八歲兒而在下。空中風吹三千年。受苦勝如阿迦尼吒天樂。獄中熅氣能壞欲界六天。有出沒之二山遮之。烏口處黑肚處一角二角處。

八寒地獄。多與常說同。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輕作人形。其次畜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屏等。今佛寺中畫地獄變。唯隔子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圖人間者曾無一據。舊說地獄中。蔭牛頭阿傍無情業所感現。人漸死時。足後最冷。出地獄之相也。器世將壞。無生地獄者。阿脩羅有一切觀見池。戰之勝敗。悉見池中。鬚持天鏡。林中天人自見善惡因緣正行。天頗梨樹見人行法與非法。毗留博天常於此覺之。忉利天及人中七生事見於殿壁中。無法第八生波利邪多天。有波利邪多樹。見閻浮提人善不

善相。行善則照百由旬。行不善則彫枯。半行善則半榮。微細行天寶樹枝葉悉見。天人影像。上中下業亦見其中。閻摩那婆羅天娑羅樹中見果報。其殿淨如鏡。悉見天人所作之業果報。又第二樹中有千柱殿。有業網。諸地獄十六隔劇。悉見其中。夜摩天撫垢鏡池。池中見自身額上所見過見業果。又閻浮那施增影中。見欲界罪福。及三惡趣。言天象異者。若有將食肥膩沈水鳥下飛。日將蝕諸方赤。

二十八宿　昴（一曰角。爲首。一夜行三十一有六字。）時。形如剃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屬火。畢（形如笠。）又屬木。祭用鹿肉。祭顏羅墮。觜（屬曰一無日字。）月之子。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頭。祭用菓。參（屬曰天。）姓婆斯絺。形如婦人鬘。祭用醍醐。井（屬曰。）姓同參。形如足跡。祭用粳米和蜜。鬼（屬木。）姓炮波羅毗。形如佛胸。祭同井。柳（屬蛇。）姓祭與參同。形如虵。星（屬火。）形如河岸。姓賓伽耶尼。祭用烏麻。張（屬福德天。）姓瞿曇彌。形祭如井。翼（屬林天。）姓憍陳如。祭用黑豆。形同上。軫（屬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祭用莠稗。角（屬喜樂天。）姓質多羅。形如上。祭用花。亢（姓迦旃延。祭用菉豆。）氐（姓多羅尼。以花祭。房（屬慈天。）姓阿藍婆。形如瓔珞。祭用酒肉。心（屬忉利天。）姓迦羅延。形如大麥。祭用粳米。尾（屬臟師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菓根。箕（屬清淨天。）姓持叉迦。形如牛角。斗（姓莫迦邏。形如人拓石。祭如井。牛（屬梵天。）姓梵嵐摩。形如牛頭。祭如參。女（屬毗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形如心。祭以烏肉。虛（姓同翼。形如烏。祭用烏豆汁。危（姓單羅尼。形如參。一曰心。祭以粳米。室（屬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閣浮都迦。祭用血。壁（姓陁難閣。奎（姓阿瑟吒。祭用酪。婁（屬乾闥婆天。）姓阿含婆。形如馬頭。祭用

大麥。胃姓駄伽毗。形如鼎足。亢、虛、參、胃四星。不得入陣。軫宿生人。七步無蚰。角宿生人。好嘲戲。女宿生人。亢、參、危三宿日。作事不成。虛角一有事字勝。

一千六百刹那爲一迦那。倍六十名横呼律多。倍三十日爲一日夜。夜叉口煙爲慧。

龍王身光曰憂流迦。此言天狗。

魏明帝始造白馬寺。寺中懸幡。影入內。帝怪問左右曰。佛有何神。人敬事之。

烏仗那國有佛跡。隨人身福壽量有長短。

那揭羅曷國城東塔中有佛頂骨。周二尺。欲知善惡者以香塗印骨。其迹煥然。善惡相悉見。

北天健馱羅國有大窣堵波。佛懸記七燒七立。佛方城元奘言城壞已三年。

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菩薩身沒。佛法亦盡。隋末已沒過胸臆矣。

乾陀國頭河岸有槃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北朝時。徐州角成縣之北僧尼着白布法服。時有青布袈裟者。

波斯屬國有阿輦茶國。城北大林中有伽藍音佛。於此聽比邱著函縛屣。函縛。此言靴也。

寧王憲寢疾。上命中使送醫藥。相望於道。僧崇一療憲稍瘳。上悅。持賜崇一緋袍魚袋。

梁簡文帝有謝賜鬱泥納袈裟表。

魏使陸操至梁。梁主坐小輿。使再拜。遣中書舍人殷靈宣旨勞問。至重雲殿。引昇殿。梁主着菩薩衣。北面。

太子已下皆菩薩衣。侍衞如法。操西向以次立。其人悉西廂東面。一道人贊禮。佛詞凡有三卷。其贊第三卷中稱爲魏主。魏相高幷南北二境士女。禮佛訖。臺使與其羣臣俱再拜矣。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爝火不息。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瑕邱市易。皆化爲金錢。

後魏胡后嘗問沙門一曰法師。寶誌國祚。且言把棗與雞喚朱朱。蓋爾朱也。

有趙法和請占。誌公曰。大箭不須羽。東箱屋急手作。法和尋喪父。

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若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却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國初僧元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元奘麻屩及匙筯。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

又言那蘭陁寺僧食堂中。熱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堂時。悉自飛集于庭樹。

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爲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往返一日萬里。因號焉。

天后任酷吏羅織。位稍隆者日別妻子。博陵王崔元暉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一迎萬迴。此僧寶誌

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禮。兼施銀匙筯一雙。萬迴忽下堦擲其匙筯於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爲不祥。一日。令上屋取之。匙筯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讖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埋蠱遺讖於人家。經月乃密籍之。博陵徵萬迴則滅族矣。

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元宗敬之。歲常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乃令金剛三藏設壇請雨。連日暴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於寺庭中揑泥龍五六。當溜水作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乃大笑。有頃雨霽。

元宗又嘗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如意。殿上花石瑩滑。遂激擊一日。率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舉手示羅如意。

又邙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邱隴。夜常承露氣。見不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也。不空爲受戒。說苦空。且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昔而來。後旬月。樵者見蛇死於澗中。亘達數十里。不空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簸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吻角牙出目瞋。則雨至。

僧一行窮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元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中

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眞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或云是揚州所進。初範模時。有異人至。請閉屋入室。數日開戶。模成。其人已失。有圖幷傳于世。此鏡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

荆州貞元初。有狂僧些。僧其名者。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五伯塗辱之。令歌。僧卽發聲。其詞皆五伯從前隱慝也。五伯驚而自悔。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願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燒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輒雨。吳中以爲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而坐。不復飲食。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安國寺僧熟地。常燒木佛。往往與人語。頗知宗要。寺僧亦不之測。

睿宗初生含涼殿。則天乃於殿內造佛氏。有玉像焉。及長。開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爲天子。

酉陽雜俎卷四

境異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爲人。

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托。東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玃猳。所育爲倉。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尒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卽緣絕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嚩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須人祭天。卽取呵嚩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嚩部落用之。射摩既斬呵嚩。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尒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氈爲形。盛於皮袋。行動之處。以脂酥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胤也。西屠俗染齒令黑。

獠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

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爲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則掊沙白處。仰出其面。

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爲用。

木僕。尾若龜。長數寸。居木上。食人。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

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卽變成酒。飲之可醉。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柵。周十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騧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貌長大。蜜鼻、黃髮、綠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稍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一千。一日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尙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俱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

仍建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卽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平地爲池。取魚以作食。

婆㜷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嶮。上多猿猱。猿形絕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識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飲。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人。齎綵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爲矟。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

昆吾國累壁爲邱。象浮居。有三層。屍乾居上。屍濕居下。以近葬爲至孝。集大氈居中。懸衣服綵繒。哭祀之。

龜茲國。元日鬬牛馬駝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滅耗蕃息也。婆羅遮。並服狗頭猴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爲戲。焉耆國。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遊林。五月五日彌勒下生。七月七日祀先祖。九月九日牀撒。十月十日土爲獸法。王出首領家。首領騎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十月十四日作樂至歲窮。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爲兩朋。各出一人着甲。衆人執瓦石東西捧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

蘇都識匿國有夜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煙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口。其窟不知深淺。

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以此民爲識耳。亦曰馬留。

峽中俗夷風不改。武寧蠻好着芒心接離。名曰苧紵。嘗以稻記年月。葬時以笄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盤瓠初死。置於樹。以笄刺其下。其後爲象臨。

臨邑縣有鴈翅泊。泊旁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於此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

烏耗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其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爲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

鄯鄯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十里。皆爲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氈臥焉。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梵僧菩薩勝又言。閣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蠱落。因號落民。

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使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滿山悉是黑漆匙筯。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筯乃木之花與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喜兆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將夕。有蝦蟆大如牀。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又言初授新州。將拜相。井忽漲水。深尺餘。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

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爲小將。軍頭頗易一曰異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及不復見燭。乃詐疾歸宗。

禍兆

楊愼矜兄弟富貴。常不自安。每詰朝禮佛像。默祈冥衞。忽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塚狀。愼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

姜楚公常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盃整鬢。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

勿六指乎。乃強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焉。

蕭滌初至遂州。造二幡竿施於寺。設齋慶之。齋畢作樂。樂忽暴霹靂。竿各成數十片。至來年當雷霹日。滌死。

物革

諮議朱景元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崔元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耆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斫鱠。穀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嚮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鱠悉化爲胡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纈。

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爲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雷。

婺州僧清簡家園蔓菁。忽變爲蓮。

酉陽雜俎卷五

詭習

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禮之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頔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皷規繩運寸良久去竹之寒折枝連擊皷筒中有蠅虎子數十枚列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皷或三或五隨皷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張芬曾爲韋南康親隨行車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磴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弓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箏纖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變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

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綱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觀之。

怪術

大歷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盧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陁。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裲襠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

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笻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

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

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果。隣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蠢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笻杖子。子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趑趄。自投無數。衂鼻敗顙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爲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

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病。令祖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戶外。大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

長壽寺僧謦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膚起尺餘。其子曰。皆老若在。何慮。遂迎皆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皆大怒。乃取飴數升擣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飴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漸低。蛇皰縮而死。村人乃活。

王潛在荊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爲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挼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盃飲之。酒無遺滴。遂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可。盡濕起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韓佽在桂州。有妖賊封盦能爲數里霧。先是。常行野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

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攻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其年韓卒。

海州司馬韋敷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鑷白。曰。貧道爲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鼷矣。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衆言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見。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嚏咳者。服其藥。未嘗効也。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寶歷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常在學院。子弟皆丈夫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兔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於地。壘擊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投遲。恨投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而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又有人熊葫蘆云。翻葫蘆易於翻鞠。

脈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

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鴛。塗倉。鼠不食穀。以塞堵。百鼠種絕。

雍益堅云。主夜神呪。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呪曰。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說擲骰子呪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萬遍。采隨呼而成。

雲安井自大江泝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泝泝。

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致召。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召而止。乾祐諭之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里。盡爲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勑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

元宗既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元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元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

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盡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仲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與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從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耶。卽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改爲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歷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元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元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絰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云。請爲韻語。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紿之。其精如此。

酉陽雜俎卷六

藝絕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楊以緻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

舊記藏彊令人生離。或言占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彊。成式嘗於荆州藏鈎。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鈎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之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彊。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彊。注之必中。張遂竇鈎於巾襞中。旻曰。盡張空拳。左有頃眼。鈎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辨則相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青春臨陣。常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咸賴焉。後吐蕃大北。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有靈。青春死後。劍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易以它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鋏未酬恩。

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在莊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歷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甓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迴易折欠數百萬。迴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元眞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爲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其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曰。元眞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即於懷內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塵坌。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不悅。固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即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剳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騣尾焉。高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樂

咸陽宮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上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人紉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眞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

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箜篌。爲明妃出塞之聲。

有田僧超。能吹笳爲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每臨敵。令僧超爲壯士聲。遂單馬入陣。

古琵琶絃用鵾雞筋。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爲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鍾也。直因切調蕤賓。夜復鳴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後不成曲。

有人以狨臂骨爲笛吹之。其聲清圓。勝於絲竹。

琴有氣。常識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酉陽雜俎卷七

酒食

魏賈弼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嗡之。名爲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泠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卽不知得自何處。

武溪夷田強。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一曰望。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將軍劉尙征之。尙未至。倉獲白鼈爲臛。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尙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尙。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尙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爲

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何胥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屹議曰。鮓之就腊。騾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於車螯母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脣吻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常爲鮓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鮓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一曰糉）。熬將軍油蒸挾尉。臞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懷飴服之誚。每懼醢巖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釣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膊。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佩櫟。輕瓢繩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壟之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致謝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伊尹言湯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謂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也。

五味。三材。九沸。九變。三鬻。七菹。具酸。楚酪。芍藥之醬。秋黃之蘇。楚苗。挫槽。山膚（音胹）太大（一云苦）。

甘而不噎。酸而不嚽。鹹而不減。辛而不螫。淡而不薄。肥而不腴。

猩脣。羹炙。鱖翠。撚腴。糜腱。述蕩之擊。旄象之約。桂蠹。石鰒。河隈之穌。鼉洛之鱉。

洞庭之鮒。灌水之鯉。一云鱵。珠翠之珍。菜黃之鮨。臛髓。炮羔。騰皃。蠙臘。御宿青祭。一云粲。瓜州紅菱。冀野之粱。芳菰。精稗。會稽之菰。不周之稻。元山之禾。楊山之稌。

南海之秬。壽木之華。元木之葉。夢澤之芹。具區之菁。楊撲之薑。招搖之桂。越酪之菌。

長澤之卵。三危之露。崑崙之井。黃頷臘。腥酒鯖。餦餭餦餭。粔籹。寒具。小蠯。熟蜆。炙糍。蛆子。蟹螃。胡精。細烏賊。細飄。一曰魚鰾。梨酢。鱟醬。乾栗。曲阿酒。麻酒。

攙酒。新鰣子。石耳。蒲葉菰。西椑。青根粟。菰首。鰡子鮪。熊蒸。麻胡麥。藏荔支。

綠施箏。紫鸙。千里蓴。鱠曰萬丈。蟲足。紅綷精細曰萬鑿百鍊。蠅首如蛆。張掖九蒸豉。一丈三節蔗。一歲一花梨。行米。丈松。魚鱠。蚶醬。蘇膏。糖頹。蜬子。新烏蜊。纈膠法。

樂浪酒法。二月二日法酒。醬釀法。綠鄂法。猪骸羹。白羹。麻羹。鴿臘。隔冒法。肚銅法。大狛炙。蜀檮炙。路時腊。棊腊。攫天腊。細麵法。飛麵法。薄演法。籠上牢丸。湯中牢丸。櫻桃餦。蝎餅。阿韓特餅。凡當餅。兜猪肉。懸熟。杏炙。讀炙。脂血。大扁餳。

馬鞍餳。黃醜。百醜。白龍舍。黃龍舍。荊餳。竿炙。羌煮。一曰炙。疏餅。餦餭餅。餅謂之托。或謂之餦餭。飴謂之餦。一曰餦。飽餚謂之餚。一曰餚。餈。餡餤。餤本二字皆從魚。茹噉食也。膜、一曰餕。膜、腸脹、膰肉也。膜、膜膜也。膰、膾、一曰臢。膰也。糔、糈、糈、糕、餲也。鐸、一曰餅。鏎、膟、饘、飪、餌也。醓、醶、酏、

醷、醅也。酪、酥、漿也。酏、醴、醷、醶也。醓、醯、醬、醬也。

折粟米法。取簡勝粟一石。加粟奴五斗舂之。粟奴能令馨香。　乳煑羊胯利法。　檳榔膚闊一寸。長一寸半。胡飯皮。

鯉鮒鮓法。次第以竹枝貫頭。置日中。書復爲記。　齏字　五色餅法。　刻木蓮花。藉禽獸形按成之。合中累積五色。堅作道名爲鬬釘。　色作一合者皆糖蜜副起粄法。　湯肉法。　沙碁法。　甘口法。　蔓菁羹菹法。　飽霜柄者合眼掘取。作撐蒲形。　蒸餅法。　用大例麪一升。煉猪膏三合。　梨煠法。　腴肉法。　脾肉法。　薤鮎法。　治犢頭。去月骨。舌本近喉有骨如月。　木耳鱠。　漢瓜菹切用骨刀。　豆牙菹。　肺餅法。　覆肝法。　起起肝如起魚菹。　菹族並乙去法。一曰汁。又鱠法。　鯉一尺。鱠八寸。去排泥之羽。鱠員天肉臕後鬐前。用腹腴拭刀。亦用魚腦。皆能令鱠縷不著刀。　魚肉凍胶法。淥肉酸胶。用鯽、魚、白鯉、魴、鯇、鱖、鯸、鮚、煑驢馬肉。用助底鬱驢肉。驢作鱸貯反。炙肉鱭魚第一。白其次。已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渥去湯肥。可以淪茗。庾家櫻子。白瑩如玉。　韓約能作櫻桃饊饠。其色不變。

又能造冷胡突。鱠鱧魚臆連烝詐草鼈皮索餅。將軍曲良翰能爲驢駞駝峯炙。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飧食。每說物無不堪喫。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盭一曰鹿。修理食之。其味極佳。道流陳景思說。勑使齊日昇養櫻桃至五月中。皮皺如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盛醫之。所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王元策侍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羅邇（一有娑字）婆。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飈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門國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內。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則消爛。若欲取水。以駱駝髑髏沈於石臼取水。轉注瓠盧中。每有此水。則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此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葉。葉下便有烏鳥銜之飛去。則衆箭射烏而取其葉也。後死於長安。

荊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脈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煑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酉陽雜俎卷八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劉。備衆物形狀。時諸軍張拳強劫。一曰弓劍。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部約三千餘人。悉杖煞。屍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灸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劉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劉工劉胸腹爲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又賊趙武建劉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

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上刺葫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鬬。常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劉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劄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蕊。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鎖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較力。能戴石簽鏃六百斤石。齧破石粟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人助多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祖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逗脫杖捷如膠焉。後爲黔南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咂頸。翻齶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優伶等即大叫毀而爲痛狀。以此爲戲樂。

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人。白襴屠蘇。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蚁。痛若次骨。俄頃。出血斗餘。衆人疑向觀者所爲。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捻撮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從兄遘。貞元中。嘗過黃坑。有從者拾髑髏骨數片。將爲藥。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蹤入骨也。從者夜夢一人掩面從其索骨曰。我羞甚。幸君爲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驚覺。毛戴。遽爲埋之。後有事。鬼髣髴夢中報之。以是獲財。欲至十萬而卒。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不

平僎乃以刀劈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僎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僎領衆數萬保邛崍關僎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張擁腫初無痕撻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

房孺復妻崔氏性妬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曰汝好粧耶我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鑷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燋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粧焉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圌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一日有過楊令五百人捕獲閉門杖殺之判云鑿刺四支只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

蜀人工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黛則色鮮成式問奴輩言但用好墨而已

荆州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蠍蝎杵臼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求印

近代粧尚醫如射月曰黃星一曰是醫僭鈿之名蓋自吳孫和鄧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僊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嫋苦命太醫合藥醫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珀太多及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甚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大歷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

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百姓間有面戴青誌如黥。舊言婦人在草蓐亡者。以墨點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犵狫子。蓋雕題之遺俗也。

周官。墨刑罰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門。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鑿人額也。黥人者。馬羈笮人面也。鄭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尚書大傳。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額也。取漢法火之勝金。

漢書。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

又漢書。使王烏等閱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廬。王烏等去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

晉令。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

梁朝雜律。凡囚未斷。先刻面作劫字。

釋僧祇律。湟槃印者。比邱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膽銅青等。畫身作字及鳥獸形。名爲印黥。

天寶實錄云。日南厓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爲美飾。成式以君子恥一物而不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爲深恥。況相定黥布當王淫。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屬。布在典册乎。偶錄所記。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

雷

安豐縣尉裴顗士淹孫也言元宗嘗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矣天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數聲元宗又每令隨哥舒翰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貞元初鄭州百姓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因入蠶室中避雨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陡暗幹遂掩戶把鋤亂擊聲漸小雲氣亦斂幹大呼擊之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睹然墜地變成熨斗、折刀、小折脚鐺焉

李鄘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即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黑雲氣如窯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夜遇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牕櫺中覘之見數人運斤造雷

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噓氣。忽斗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處士周洪言。寶歷中。邑客十餘人逃暑會飲。忽暴風雨。有物墜如玃。兩目睒睒。衆人驚伏牀下。倏忽上堦。歷視衆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耳悉泥矣。邑人言。向來雷震牛戰鳥墜。邑客但覺殷殷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塹有莊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甚雨。時莊客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油甕悉列於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

夢

魏揚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著衰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爲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爲城陽侯。

侯君集與承乾通謀逆。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嗥囓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揚州東陵聖母廟王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遂擾以金

鎖甲。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蹀虛南去。須臾至岳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柳疾卒。素貧。韋爲部署。米麥錢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

道士秦霞霽。少勤香火。存想不怠。嘗夢大樹。樹忽穴。有小兒青摺鬢髮。自穴而出。語秦曰。合士尊師。因驚覺。自是休咎之事。小兒髣髴報焉。凡五年。秦意爲妖。偶以事訪於師。師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證。因此遂絕舊說。夢不欲數占信矣。

蜀醫咎殷言藏氣。陰多則數夢。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記。周禮有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一曰符。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惡夢至四郊也。

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魄妖。或謂三尸所爲。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入。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街鼓也。又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隣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李鉉著李子正辨言至精之夢。則夢中身人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一云聞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衞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衞論屬。衞欣然許之。駮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衞生相負。足下不沾及牓出果駮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爨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補闕楊子孫堇善占夢。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堇言。松。邱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魄之象。二人俱卒。

酉陽雜俎卷九

事感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譙郡有功曹廁。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廁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烏於廁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烏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議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爲目。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鑿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沈浮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衞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于天。天將謫爾。吏酹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沈鈎索一一釣

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堅冰陷。一釣而沈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盜俠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卽韋誕白首處。有人鈴下能着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煞之。腋下有兩肉翅。長數寸。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矣。城傍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齊天保初。土鼓縣令丁永興有羣賊劫其部內。興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祈祀者。乃執諸縣。案煞之。自後祀者頗絕。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東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飛天夜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官寺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盌而上。單練韜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鼗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欲身承其溜焉。覩者無不毛戴。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臥內。有小奴七八歲偸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馬知之。大怒。鞭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馬覩之大駭。曰。破吾盌乃細過也。卽令左右撮殺之。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作。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箭。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誤也。老人笑曰。客勿持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卻須取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鞾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內。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鬢。擁劍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挽光電激。或橫若裂帛。旋若規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

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柰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莊。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翅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犢劄刀子十餘。以靈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靈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

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視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可遲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驅卒不若也。盧攘臂瞑目盱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誤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沈。或有魘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逆旅中多畫鸚鵡及茶椀。賊謂之鸚鵡辣者。記鬻

所向。椀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酉陽雜俎卷十

物異

秦鏡。儷溪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藏。秦皇世號爲照骨寶。在無勞縣境山。

風聲木。東方朔西鄙汗國迴。得風聲木杖。帝以賜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折。里語曰。生年未半枝不汗。

漢高祖入咸陽宮。寶中尤異者有青玉燈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煥若列星。

珊瑚。漢積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無勞縣山出石墨。爨之彌年不消。

異字。境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黃。不似鐫刻。狀如科斗。莫有識者。

田公泉。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蟲。用以浣衣。勝灰汁。

螢火芝。良常山有螢火芝。其葉似草。實大如豆。紫花。夜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徹。可以夜書。

石人。尋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前。

冬瓜。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有一物如冬瓜。眼遍其上也。

豫章船。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銅驞。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驞生毛。毛端開花。

箕。晉時錢塘有人作箕。年收魚億計。號爲萬匠箕。

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焉。

陸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潁陽碑。魏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明六世遷魏也。

泉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尋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

石漆。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燃燈。極明。

麝燈。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燈。至家開視。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玉龍。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琴瑟。水盡乃止。

木字。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理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簡。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聲。掘深二尺。得湧泉。泉中得木簡。長一尺。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黃。

赤木。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名得其宜也。

紅沫。練丹砂爲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削去逾明。名曰紅沫。

鏡石。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奐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鏡。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承受石。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根色黃。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

錐。中牟縣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

釜石。夷道縣有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亂眞。唯實中耳。

魚石。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黃。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畫。長數寸。燒之作魚腥。

銅神。衡陽唐安縣東有略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爲變綠作銅腥。魚盡死。

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宇。湊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泛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

鼓杖。含洭縣翁水口下東岸有聖鼓杖。卽陽山之鼓杖也。橫在川側。衝波所激。未嘗移動。衆鳥飛鳴。莫有

萃者。船人誤以篙觸。必患瘧。

井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

燃石建城縣出燃石。色黃理疎。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縣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殃。

半湯湖句容縣吳濱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瀹雞。皆有魚髮入輒死。

鹽胊腮一曰腮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

泉玉門軍有蘆葭泉。周二丈。深一丈。駝馬千頭。飲之不竭。

伏苓沈約謝始安王賜伏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表。

古鑊虢州陵縣石城崗有古鑊一口。樹生其內。大數圍。

君王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爲君王鹽。

手板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己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日褚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

鼠丸不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

木囚論衡言。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臼。以蘆葦爲郭。藉臥木囚於其中。囚當罪。木囚不動。囚或冤。木囚乃奮起。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秦金。

梨。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甑花。滕景眞在廣州七層寺。永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芃芃隆起。滕就視。聲轉壯。甑上花生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有光似金。俄頃萎滅。旬日。滕得病卒。

官金中樓頂金最上。六兩爲一垜。有臥樓蛄穴及水暈形。當中陷處名曰趾腹。又鋌上凹處有紫色。名紫膽。開元中有大唐金字。有印。卽官金也。

元金。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元金。廣尺餘。高七寸。

芝。天保初。臨川人李嘉允所居柱上生芝草。狀如天尊。太守張景佚拔柱獻焉。

龜。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樹。百姓常祈禱。忽有羣蛇數十。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行積傍。積蛇盡死。乃各登其積。視蛇腹各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廿棠奉三龜來獻。

雪。貞元二年。長安大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薰黑色。

雨木。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偏十餘里。

齒。梵郍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

石柱。劫化他國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紺光潤。隨人罪福影其上。

旃檀鼓。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既一國之田。忽然絕流。其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鼓輒自鳴。

石韈。于闐國剎利寺有石韈。

石皁石。河目縣東有石皁石。破之。有祿馬跡。

舍利。東迦畢試國有窣堵波。舍利常見。如綴珠幡。循繞表樹。一曰柱。

蟻像。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燋米。乾陁國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燋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瘡。

辟支佛韈。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韈。非皮非綵。歲久不爛。

石驄溺。拘夷國北山有石驄溺水。溺下以金銀銅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毳毛落盡。得仙出論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

馬俱位國以馬種蒔。大食國馬解人語。

石人。萊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秦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於此。

銅馬。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洑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祆祠。內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每歲日。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

虵磧。蘇都瑟匿國西北有虵磧。南北虵原五百餘里。中間遍地毒氣如烟。飛鳥墜地。虵因吞食。或大小相噬及食生草。

石鼈。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鼈。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鼈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神廚。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眞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廚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

毒槊。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撅得之。蠻中人呼爲鐸刀。

甲。遼城東有鎖甲。高麗言前燕時自天而落。

土檳榔。狀如檳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蟾蜍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惡瘡。

鬼矢。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石欄干。生大海底。高尺餘。有根莖上有孔如物點。漁人網罟取之。初出水正紅色。見風漸漸青色。主石淋。

壁影。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轝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太和初揚州見寄客及僧說。

醢石。成式羣從有言少時嘗毀鳥巢。得一黑石如雀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有四足如蜒。舉之。足亦隨縮。

桃核。水部員外郎杜陟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正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

人足。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人股。機履猶新。斷如膝頭。初無瘡迹。

瓷椀。江淮有士人莊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魘。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皰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中有一人。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璺耳。數日。其子遂着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鐵鏡。荀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晃嘗給其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言於道者處得。亦無他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

大蟲皮。永寧王鹽鋌舊有大蟲皮。大如一掌。鬚尾斑點如犬者。

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寸餘。頭項中骨筋成就。云是僬僥國人。

牛黃。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校書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上清珠。肅宗爲兒時。常爲元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于頸。是開元中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卽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繫臂。置之於臥內。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不應驗也。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尺二。闊四尺。赤如□□。每面有六龜子。□□可愛。中若可貯水狀。僧偶擊一角視之。遂瀝血。半月日方止。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滁陽道士居焉。太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庭□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兎。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遶醮壇。久之。復入于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于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兎。甚小。奇光爛然。卽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于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兎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鋘斧頭。時李章武游東平。師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酉陽雜俎卷十一

廣知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

金曾經在邱塚及爲敔釧溲器。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鍊。

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爨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篦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鈎注居之。去則止。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瘿。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邱氣多尪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元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沖龍玉。舌神曰始梁。

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天鐘。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爲天磬。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

或十二。

玉女以黃玉爲誌。大如黍。在鼻上。無此誌者鬼使也。

入山忌日。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凡夢五藏得五穀。肺爲麻。肝爲麥。心爲黍。腎爲菽。脾爲粟。

凡人不可北向理髮、脫衣及唾、大小便。

月朔日勿怒。

三月三日不可食百草心。四月四日勿伐樹木。五月五日勿見血。六月六日勿起土。七月七日勿思忖惡事。八月四日勿市履屣。九月九日勿起牀席。十月五日勿罰責人。十一月十一日可沐浴。十二月三日可戒齋。如此忌三官所察。凡存修不可叩頭。叩頭則傾丸天。覆泥丸天帝號於上境。太乙泣於中田。但心存即頭而已。老子拔白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二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一有六字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七日。

隱訣言太清外術。生人髮挂菓樹。烏烏不敢食其實。蒜兩鼻兩蒂食之殺人。簷下滴菜有毒堇黃花及赤芹一曰芹。殺人。瓠生踐苗則子苦。大醉不可臥黍穰上。汗出眉髮落。婦人有娠食乾薑令胎肉消。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三月不可食陳葅。涉衣結治。蠷螋瘡。井口邊草止小兒夜

啼着母臥薦下勿令知之　船底苔療天行　寡婦蓼薦草節去小兒霍亂　自縊死繩主顛狂　孝子衿灰傅面酎　東家門雞栖木作灰治失音　砧垢能蝕人履底　古櫬板作琴底合陰陽通神　魚有睫及目合腹中自連珠二目不同連鱗白鬐腹下丹字並殺人　鼈目白腹下五一曰丹字卜十一曰字者不可食　蟹腹下有毛殺人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獸岐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竅悉害人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　犬懸蹄肉有毒　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五藏　烏自死目不閉鴨目白烏四距卵有八字並殺人　凡飛鳥投人家井中必有物當拔而放之　水脉不可斷井水沸不可飲酒漿無影者不可飲　蝮與青蛙虵中最毒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間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下無毒迴旋而下不可犯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頗梨千歲冰所化也　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煮之令軟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　馬腦鬼血所化也元中記言楓脂入地爲琥珀世說曰桃瀋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兎絲琥珀苗也

鬼書有業煞刀斗出於古器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繆一云繚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烏篆、鼠篆、牛書、兎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摐書、景書、半草書、召奏用虎爪爲不可學以防詐僞　誥下用偃波書　謝章詔板用蝸脚書　節信用烏書　朝賀用愼書

一曰填。亦施於昏姻。

西域書有驢脣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牸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有六十四種。

胡綜博物。孫權時。有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愼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緘口銘。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醼集。參軍張伯瑜謔公。言向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謔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梁主客陸緬謂魏使尉瑾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甚麗。此間石闕亦爲不下。我家有荀勗尺。以銅爲之。金字成銘。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將入內。此闕既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理不得高。魏肇師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爲。用調鍾律。阮

咸譏其聲有湫隘之韻。得玉尺度之。過短。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者。未周歲而卒。

相傳識人星不患瘧。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瘧。又俗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髮坐哭之。候星却出。

災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荊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虎珀。蓋虎曰光淪入地所爲也。

又言雕翎能食諸鳥羽。復善作風羽。風羽法。去括三寸鑽小孔。令透笴及鏤風渠深一粒。自括達于孔則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眞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魑魅。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鳥。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囪。一曰竈。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

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古蠼螋。短狐。踏影蟲。皆中人影爲害。近有人善灸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汚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

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故洛陽修梵寺有金剛二。鳥雀不集。元魏時。梵僧菩提達摩稱得其眞像也。

或言龍血入地爲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籙。博知。常謂成式瓷瓦器墨者可以棄。昔遇道者言雷蠱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書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又往往壁畫僧及神鬼目隨人轉。點眸子極正則爾。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不復去。頃刻可盡。

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一曰畔）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撮汁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彙爲刺史時。有富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爲盜。事發而死。寅常詣靈鑒角放彈。寅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彈丸反射不破。至靈鑒。乃陷節碎彈焉。

王彥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傅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鬧處。雨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焉。